

白桦 著

苦 悟



白桦
著

苦 悟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悟/白桦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5. 8
ISBN 7-5063-0981-5
I. 苦… I. 白… 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N. 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9349 号

苦 悟

作者: 白 桦

责任编辑: 杨德华

责任校对: 祁 斌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10.875

插页: 6

版次: 199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81-5/I·972

定价: 14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历

白桦(BAI HUA),原名陈佑华。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。因战乱辍学,中学肄业。1947年参军,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文化、新闻工作中自学文学创作。1957年被划为右派,致使多年搁笔。“文革”后复出。重又创作大量文学作品,有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、散文……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等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表或出版。曾于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,并在美国哥伦比亚、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二十余所大学及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巡回演讲。1986年以后访问过俄、日、德、美、法、荷、比、香港、奥地利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^{1x}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,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,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:《远方有个女儿国》、《哀莫大于心未死》等;电影剧本:《苦恋》、《今夜星光灿烂》等;舞台剧本:《吴王金戈越王剑》等;长诗:《孔雀》等;诗集:《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》、《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集》等;随笔:《混含着痛楚和愉悦的岁月》等。

苦 悟

白 桦

DR39/01

All these — all the meanness and agony without end I sitting
look out upon, see, hear, and am silent:

——Walt Whitman 《Leaves of Gress》: I sit and look
out^①

• 1 •

作 者

人人都说：再也找不到像女儿河这样秀丽的流水了！可惜你已经到了尽头。尽头，意味着什么？结束？了结？解脱？……你的来路是那么遥远，你是一路哭着来的，你是一路号着来的，你是一路忍着疼痛来的。为了自尊，把哭泣当歌唱；为了壮胆，把哀号当呐喊；为了承受，把疼痛当课本。一路风尘……你曾经是一滴朝露，你曾经是一弯清泉。在密林深处，在青青的浅草间蔓延。那才叫清哩！像儿童的泪。那才叫香哩！像桂花林中的夜雨。那才叫甜哩！一滴水就像一颗玛瑙般的红石榴。当你缓缓起步的时候就有了歌，虽然很轻柔。那才叫歌哩！是一

① 我坐而眺望着这一切——一切没有止境的丑陋和痛苦，看着，听着，就沉默了。——惠特曼《草叶集·我坐而眺望》

种由衷的、身不由己的、快乐的呻吟。是的，你一出生就懂得在快乐时呻吟了，在撒娇时呻吟，在慵懒时、在似睡非睡中呻吟，在寻找温馨的依偎时呻吟……天真烂漫的欢歌是怎么变成险路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女儿河是许许多多清泉聚拢而成的，每一条清泉都有一个相似的、花蕾一样的开头。后来，各有各的沟壑，各有各的深渊，各有各的曲折、坎坷和跌宕。阅尽人世沧桑，多少扑面而来的高山峻岭，就错肩而过了。如今，面对尽头了。女儿河啊！你再流向何处呢？你再冲向何处呢？你再滑向何处呢？这世界不就是一个大斜坡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水啊！这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人啊！你真的能往高处走吗？只是自以为能罢了，人的每一步都是在往下滑，向生命的尽头滑下去，无可挽回地一步一步往下……像水一样，往往在人生的路上就干枯了。即使你自以为还在浩浩荡荡，可你也像流水一样，能重新回到青青的浅草间自由自在地蔓延吗？你还能唱得出那音节简单、清醇、率真的儿歌吗？你还能只是为了快活、为了撒娇、为了慵懒、为了寻找温馨的依偎，由衷地、身不由己地、快乐地呻吟吗？不能，你只能滑下去，滑进深渊之底。最后的迷失是什么？所有的答案都是残酷的。也许正相反，你要最后那一瞬可能才知道你所苦苦寻觅的、追求的、期待的、希望的正是这个难测其深的底，何况连测也无需再测了。女儿河的最后瞥的美貌，奇绝而惨烈。晨雾在墨绿色的椰林上空弥漫开来，椰子树突然醒来，潇洒地摆动着长发。一层层的海浪疯狂地涌向女儿河，它们是要抓住你呀！女儿河！它们想一口把你吞没。它同时涌向岸边的高高的岩壁，恨不能再越过岩壁，去淹没岩壁上耸立着的那座高达三十层的豪华饭店——PRIMULA HOTEL。中文译为：普瑞玛娜大酒店。良宵之后，每一个房间的窗帘都还没有拉开。映在朝南的六百面窗玻璃上

的画，都是相同的，暗蓝色的云水之间一抹殷红。画面渐渐明朗起来，六百颗太阳同时在六百幅图画里一跃而起，多么壮丽啊！海鸥和椰林都欢呼着在风中舞蹈。女儿河迎着二十世纪末的某一年三月十日那颗新生的太阳流向尽头。那是一颗无可挑剔的太阳，硕大艳丽，灿烂辉煌，喜气洋洋。带着大量的光和热，尽量让世间所有生物的身心都能得到足够的温暖。只是在她初升时，荡漾在水面上的一片红光，像是可疑的血。白色的细沙滩上，只有一个接近三十岁的男人，双手托着后脑勺，背着海风趑趄地走着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眺望身后那座由于阳光的阿谀奉承，显得更加华丽了的 PRIMULA HOTEL。他当然不是这个酒店的顾客，从他那件西装外套上就能看得出来。那可是一个个体裁缝自作聪明的杰作，边边角角没有一处是平整的，加上手工湿洗过，布料收缩得比面料多，更显得七歪八扯，皱皱巴巴。一双冒牌 NIKE 运动鞋本来可能是白色的，如今已经被工地和路上的泥泞涂抹得不仅分不清是什么颜色，连轮廓也分不清了。他的个头儿不高，大约只有一米七左右，很瘦，但并不显得弱，属于眉清目秀、多愁善感的那种人，浑身都弥漫着半个世纪前的浪漫。无论在风中、在雨中、在阳光下、在敌人的睥睨下、在亲人的注视下，他的那双黯然的眼睛里常常是泪汪汪的。男人！你哪来这么多的眼泪呀！眼泪能使女人心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！如今，男人的眼泪在女人面前一点分量也没有了，只能逗女人笑，而且还不是善意的笑，是那种轻蔑的讪笑。他走到海浪若及而不可及的地方停住，双手从头上放下来，长发立即像黑色的火焰似地在头上燃烧起来。对于海鸥来说，又像是烽火台，一批一批的海鸥向他飞来。有些落在他的脚下，有些在他的头上盘旋。一只小海鸥大胆地落在那团黑色的火焰上。看来，他不只一次，也不只一百次在清晨的海滩

上喂这些鸥鸟了。他所有的衣袋里都塞满了在那些公共食堂里拾来的半截馒头。他把馒头掰成很多小块，抛向空中，任海鸥去争抢，俨然是一场现代大空战。他却目不转睛地眺望着 PRIMULA，准确地说，他的目光始终投射在第二十一层。更具体地说，是二十一层东侧的第一和第二面窗户，那应该是 2101 和 2102 号房间，实际上是一个相连的豪华套房。日复一日，不管阴晴雨雾，他总是在同一时间到海滩上来，喂养那些从不背弃他的海鸥，同时目不转睛地眺望着 PRIMULA 东侧的第一和第二面窗户。但那两面窗户从来都是默默无语的。不到十点，窗帘不会拉开，而七点半他就得离开沙滩。因为他是建筑工地的施工工程师，即使星期天，他都得赶到工地。今天早晨那两面窗户仍然长帘深垂，摆着一副无可奉告的面孔。他怅惘地摇摇头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当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，一个奇迹发生了！突然，六百面窗户中有一面窗户被拉开了。窗帘像一只白鸟飞出窗外，又好像一双脚还绑着绳索，被人牵住不放，在窗框上扑打着。紧接着就是一声挣命的惨叫，一个身穿白内衣的姑娘冲上窗台，立即又被窗内的一只手把她扯了回去……那是哪一层？哪一面窗户？此时的他反而糊涂了。他一层一层地向上数，啊！竟是那个惊心动魄的数字：二十一层，东侧，第二面窗，2102 房间——豪华套间的卧室。是她？是她！是她？……！……？……！她还在这座楼上吗？她还在这块土地上吗？接着，一连有六面窗户同时打开。露出六个年轻女人没有梳理的头和她们赤裸裸的肩膀。两面在十层，两面在十五层，两面在十八层。

杨晓军

她完全没有想到我的手会这么快，一下就把她从窗台上抱下来了。她推开我，转过身夺门而出，我没拦她，只喊了一声DAISY！这声喊是不自觉的。随便她去哪儿，去做什么，即使她再去寻死……随她的便！我觉得此刻我的脑袋比磨盘都大、都重。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，冷不防，一个中年男人怒不可遏地瞪着我。他披着锦缎睡袍的身子相当健壮，肤色黑里透红，留着修剪得很考究、很浅的唇须。这是谁呢？在我思索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用手敲打一下额头。这时我才发现我面对的是一面大镜子，那人就是我。真的是气糊涂了！我环顾脚下，狼藉满地的全都是女人的时装，没有一件不是欧洲名牌，MERCI、K. L.、GIOGIO ARMANI、VERSACE、PALATINO……每一套时装都记录着我们的一次小别重逢的喜悦，有几套是我陪她在法国、意大利、香港旅行时买的。我光着脚在这些冰凉柔软的丝绸上缓缓地漫步。四年来，负荷着这个小女人，这个南国佳人，这只小锦鸟，这株由我精心培植的满身都是刺的玫瑰。沉重么？沉重。可当这个小人儿赤裸裸地抱住我的时候，那双坚挺的乳头在我肩膀上滑动，柔软的小腹紧贴着我的脊背，她抱着我的头从我身后把她的脸转过来，用她那红罌粟般的小嘴寻找着我的唇，用舌尖向我长时间传递她如醉如痴的激情和急

切的渴望；那时，我一点也不觉得沉重。甚至我宁愿把我的全部财富和向往用来交换这一刻。可后来……唉！刚刚，在她尖叫着一跃跳上窗台，被我拉下来的时候，我还十分紧张，而且愤怒得浑身发抖，不知所以。现在，人去楼空，反而松弛下来了，也可能是轻松。虽然很意外，可世界上意外的事还少吗？多一个意外算什么呢？现在做什么？抽烟！对！想抽烟！香烟在那儿？今天以前，在PRIMULA，从来都不用自己去找香烟，想找也找不到，都是向她伸出手来，让她的小手轻轻地打一下，表示想抽烟是错误的，就像香港政府对市民的警告一样：H K GOVERNMENT HEALTH WARNING: SMOKING CAN CAUSE CANCER！（香港政府忠告市民：吸烟可以致癌！）她打了我一下以后，像变戏法似地从鬓边抽出一支云烟来。她从不允许我抽外国烟，诸如555、MARLBORO、KENT……她虽然不抽烟，却能闻得出味儿来。她认为外国烟很难闻，难闻的味儿吸进肺里不是更糟吗？奇怪！她才离开五分钟，我就觉得不方便了，见鬼！我在四年前是因为生活方便才迷恋她的吗？平心而论，为了生活方便何需她呢！当年，第一眼看上去，她就像一只饿了才不得不接近人的野山猫，碰碰她，她就会龇着牙尖叫，藏在腿毛里的利爪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过来、缩回去，你的脸上或是手臂上就会留下几条又细又深的血口子。那时的她对于我不是方便，是真正的麻烦。在认识她之前，我曾经注意过那个从菲律宾招募来的楼层领班，现在升任为总经理特别助理的莉莉（LILY）。她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，不仅在酒店管理方面训练有素，在侍候男人方面也十分精明独到；年轻、漂亮，而且她的身上有一半华人的血液；精通英语、潮州话和中国普通话。她是那种东西合璧式的美人儿，是有着东方人可亲的皮肤，细滑、微黑，没有西方人皮肤上那种

明显的让人疑为异类、望之生畏的毛；鼻子比起中国人来，稍稍高那么一点儿，但并不妨碍接吻；眼窝稍稍深那么一点，眼窝太深的女人容易衰老，往往只是一夜风流就大见分晓了，晨光会直言不讳地通过镜子，把你眼角上的皱纹一条一条地数给你看。莉莉当然不是那样的女人。她那不用涂口红就十分鲜艳的嘴也稍稍有点儿大，总是毫不掩饰地微微张着，落落大方地告诉你，她有着强烈的性渴望。我对她的确动心过，但考虑到她是自己的下属。作为 PRIMULA 集团的董事长，这样做，会有意料不到的后患。虽然她一定很识趣，会不露痕迹。可谁知道，在女人的虚荣、贪婪、妒忌诸多弱点中，任何一点恶性膨胀，都能像洪水一样，泛滥成灾。最可怕的还是她太有分寸，一颦一笑都在告诉我：您的意思我懂了，董事长！我明白了，董事长！我这就去做，董事长！做为一个老板的雇员，她非常理想，摆在任何一部机器上都是一个合适的零件，不！应该说是个部件的总成。她能使机器运转得很流畅，让人放心。但，你怎么敢去拥抱一个机器超人呢？你想吻她，她会表演一下躲闪的技巧，又不失时机地把嘴唇送过来，首先伸给你她的舌头。当她感觉到你呼吸急促的时候，她会悄悄地解开胸罩上的钮扣。这不仅乏味，而且可怕。也许是这样的女人我遇到的太多了的缘故。可以说，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就败坏了我的口味。那时候我是个十八岁的“狗崽子”，我所以被加封为“狗崽子”，是因为我父亲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髌骨里嵌了一颗子弹；抗日战争，脊椎骨上又嵌了一颗子弹；解放战争，颅骨里再嵌一颗子弹。也许正因为没有条件开刀，反而活下来了，而且每一次都没碰到神经，好像没受过伤一样，因而能在六十年代初升任为大军区司令员。这就奠定了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获得“狗崽子”桂冠的基础。据说有过

赫赫“战功”的江青，在“文革”初那次著名的军以上干部会上，指着我父亲厉声说：杨某人！你的脑袋里有反骨！你一贯反对毛主席！—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根据这两句话，把我父亲撤职、隔离审查。我曾经想过：脑袋里的反骨怎么个审查法？能不能用X光机？可X光机只能检查出嵌在我父亲骨骼上的三颗子弹。真抱歉！我早就发誓不谈政治了，只能想，因为政治和经济有关。握有巨额资本、而且投资发展的人，必须密切观察与思考政治风云的变化。但我对这些十分厌倦，所以还是回过头来想想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吧。那是我做为“狗崽子”发配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改造时的事情。从红色贵胄子弟到勇于燃烧一个旧世界的红卫兵，是顺理成章的。再从红卫兵到被迫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“狗崽子”就困难多了。连举三次锄头以后，对这个破地球的热情就丧失殆尽了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，往往一个连、一个营、一个团的一半人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出工，任这个地球荒芜，任这个地球破败，甚至毁灭。但最先受害的是年轻人的胃。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，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。三五成群走进令人窒息的热带丛林，像神农氏一样去尝百草、打野兽。有时会中毒，或被野兽抓住，成为野兽的野兽，被吃掉。也有人吃掉自己的私生子，既充饥，又丢掉了包袱，算是两全其美。更多的战士袭击的目标是傣族人的甘蔗田和木薯地，那是真正的大偷袭，每一次都能取得军心大振的胜利。看来，革命和战争都很对我们的胃口，比起一锄一锄地垦荒来，又多，又快，又好，又省。即使有人流血牺牲也很合算，何况这种战争有惊无险。吃了一肚子木薯，天也亮了。找一个没有毒蛇出没的地方睡上一觉，比如下河，水里即使有蛇，也无毒。像傣族男女那样，浸在水里大小便，捎带洗去一身臭汗。澜沧江的水温正合适，很凉爽。那次，当我三全

其美以后，正要起身上岸的时候，一转身，看见树荫下的一块大石板上躺着一个人，吓了我一大跳：

“谁？”

“谁！”那人笑了，是个女人。“晓军吧！过来。”是她！万佳如。她忽然坐了起来，半裸！那双闻名遐迩、无缘得见的大乳房正垂在我的眼前。我发现我的全身都在摇晃，目光也突然模糊了！那时候多么可笑可怜！一个目瞪口呆的童男子。

莲 莲

他好像叫了我一声 DAISY。我不叫什么戴茜，我叫莲莲。

我从来没用这么大的力气甩过身后的门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？但没有发出一点响声，门的装置太现代化了，弹簧支撑着的门很慢才关上。没想到房门会不帮忙，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无力，因而感到非常悲哀。但我那声喊，是我绝望的、孤注一掷的拼搏。我想，这 PRIMALA 的三十层楼都能听见。我绝对没有让大董事长丢脸的意思，而且他也不在乎。凡是握有强权和大量金钱的人，唯一在乎的就是权和钱。别的，客观上怎么看，无所谓。电梯很巴结我，来得很快。我一步跨进去，按了一下大堂和直驶的两个键。一会儿就落到底了，首先看见我下电梯的是大堂经理王敏生先生，他向一个小姐举了一下手，那位小姐立即打开了大堂里的所有灯光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静，怕连根针落地的声音我都能听见。大堂里反常的静，我直视前方，可是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能觉察到。我听见小姐们以最轻的声音在传递着四个字：贵妃娘娘……贵妃娘娘……这是她们背后给我取的绰号。我在大堂正中迟疑了一下，这么亮！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我在雪亮的灯光下，把我当一个靶子，无抵抗地接受他们从四面八方射向我的目光。以前，我曾习以为常，把这当做排场，当做礼貌，当